

不長不

叭 喇

(本 劇)

第 二 三 號



中 華 平 民 教 育 促 進 會 出 版

喇叭 (三幕劇)

喇叭——面貌美麗之善操喇叭者，年約二十餘。

冬姑——粗通文字之鄉下女郎，年約二十。

冬父——退職的衙門錄事，年約五十。

逢生——老誠樸素之業農少年，年約二十四。

保兒——逢生之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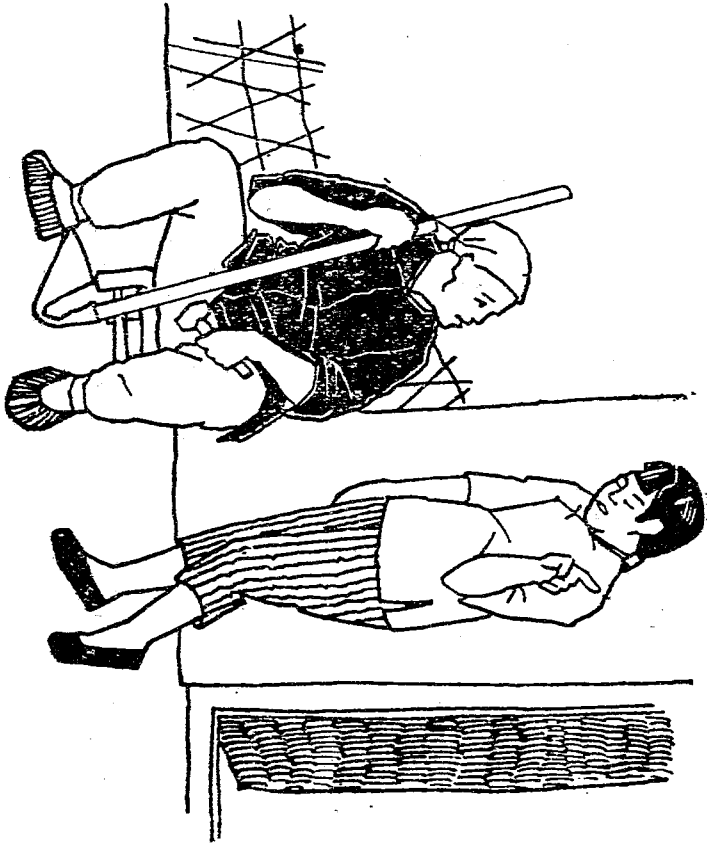
地點——離城市百里之鄉村。

▲第一幕

冬姑住屋的籬笆院前。院內有一株大海棠，開得十分艷麗。樹下放著各種農具。對面擺著幾把涼椅。逢生彷彿很有心思的在籬下修理農具，三不三三的吞聲吐氣。左邊望去是一遍碧綠的田野，右邊望去是無數的農家。這正是春耕的景象。遠遠的聽著一陣陣抑揚頓挫的喇叭聲及歡笑鼓掌聲。

冬姑從裏面上。

冬姑 你餓吧，逢哥？咱們不要等爸爸，先喫飯好不好？



逢生 隨便你罷！

冬姑 其實爸爸應該回了。喇叭不是早已吹完了嗎？

▲一陣喇叭聲，繼續一陣鼓掌聲。

冬姑 原來那個吹喇叭的還沒走，所以大夥兒還沒散。

爸爸當然亦是捨不得回來喫飯的。說亦奇怪，爸爸平日對於任何玩藝兒都沒有興致，怎麼對於這個吹喇叭的這樣歡喜聽呢？

逢生 表妹不要說姑父歡喜聽那個人的喇叭罷，恐怕還有人歡喜看那個喇叭呢！

冬姑 那個喇叭有什麼好看呢，我倒不懂？

逢生 自然有人歡喜看。不是歡喜看那個喇叭，是歡喜看那個吹喇叭的人！妹妹，你不歡喜看他麼，他的面貌是生得那樣的漂亮？

冬姑 不，我不歡喜看那個喇叭，但是我歡喜……

逢生 你歡喜什麼？是那個吹喇叭的人麼？

冬姑 不，是那個吹喇叭的吹。平心說，他實在會吹，

吹得實在好聽。你聽！

▲又是一陣喇叭聲。

冬姑 這是多麼好聽！我從來沒有聽過這麼好聽的喇

叭！大概他是從城裏來的罷？城裏人會吹的多。

咱們鄉下人很少會吹的。表哥，你不歡喜這個人吹麼？

逢生 我自己不會吹，所以我亦不歡喜任何人吹！

冬姑 不見得吧？不會吹的人很多。可是沒有不歡喜聽吹的人！

逢生 對，沒有不歡喜吹的人。可是一個不小心就要被人吹跑了！

▲又是一陣喇叭聲，接着一陣歡呼聲。

冬姑 真是好聽——真吹得好！我這會兒巴不得再去聽
一聽！你願意去麼，表哥？

逢生 你儘管去。

冬姑 你呢？

逢生 我要到後面去喂牛。

▲說畢即往後走。

冬姑 你不是剛才喂過麼？

逢生 牠剛才沒吃飽。下午牠還得作活。

冬姑 那麼你吃了飯再去罷？

逢生 我不吃飯。

冬姑 飯已經好了。我去拿來。

▲冬姑下。又是一陣喇叭聲。逢生背着一把鋤頭往田野去了。片刻冬姑上。

冬姑 他怎麼就走了？是我得罪了他麼？他今天的神氣很有點不對勁！唉！

▲又是一陣喇叭聲。

冬姑 這個喇叭真是吹得好聽，真是聽了叫人五心不

定！

▲又是一陣喇叭聲歡笑聲。冬姑往外下。片刻保兒與逢生上。

保兒 我真不懂：你爲什麼一個人坐在那柳樹下發呆？

逢生 我實在悶氣得很！

保兒 你爲什麼悶氣得很！你有心事麼？你的姑父表妹都不在家麼？

逢生 他們都去聽喇叭了！

保兒 他們又去聽喇叭了？真是聽不厭？

逢生 他們歡喜聽人吹！

保兒 你會不會吹？

逢生 我就是吃了不會吹的虧！你呢，保兒？

保兒 我亦不會吹。會吹的人處處占便宜，在這個年頭！

逢生 我倒不懂會吹的人占些什麼便宜？

保兒 這有什麼不懂呢；因為他會吹——有許多年輕的娘們跟着他；因為他會吹——有許多的傻子給他錢！你瞧，現在在咱們村裏的這個喇叭，那個不歡喜

他？那個不恭恭敬敬的送給他吃？送給他用？

逢生 如此說來，咱們似乎非學吹不可？

保兒 非學吹不可！

▲又是一陣喇叭聲。接着一陣鼓掌歡笑聲。

保兒 你聽！這就是會吹的便宜：有這些人圍着他鼓掌

歡迎！

逢生 保兒，我問你一件事，請你不要騙我，老老實實的告訴我！

的告訴我！

保兒 什麼事？只要我知道，我沒有不老老實實的告訴

你！

逢生 昨天九兒告訴我的話究竟是不是實事，還是和我

開玩笑的？

保兒 |九兒昨天告訴了你什麼事？

逢生 |保兒，請你不要粧着玩罷？

保兒 我的確不知道！

逢生 他明明告訴我：你的的確確看見的！

保兒 我的的確確看見了什麼？

逢生 你別粧着玩罷！

保兒 我的確不知道你指的是那一件事。

逢生 九兒說你昨天看見那個吹喇叭的一面吹，一面他那雙眼睛只是不住的往我表妹身上看，我表妹亦是不住的往那吹喇叭的面上看。這話是真的嗎？

保兒 這事也許是真的，但是我沒看見！

逢生 請你不要騙我！

保兒 我確實沒有看見！

逢生 那麼九兒爲什麼說你看見？

保兒 那麼最好咱們現在一塊兒去當面問九兒！

逢生 也好。我非將這件事情問清楚不可。

保兒 那麼咱們馬上就去？

逢生 好。

▲保兒逢生同下時，又是一陣喇叭聲，但是愈逼愈近，一直到冬姑的籬院。冬姑和冬父先後上。後面似乎還跟着許多聽喇叭的羣衆。

冬父 你們不要跟着來罷！喇叭先生今天不吹了。他要

長久的住在我家裏。將來有機會，我再請諸位上

家裏來聽他吹！

冬父 先生真吹得好！我活到五十多歲，從來沒有聽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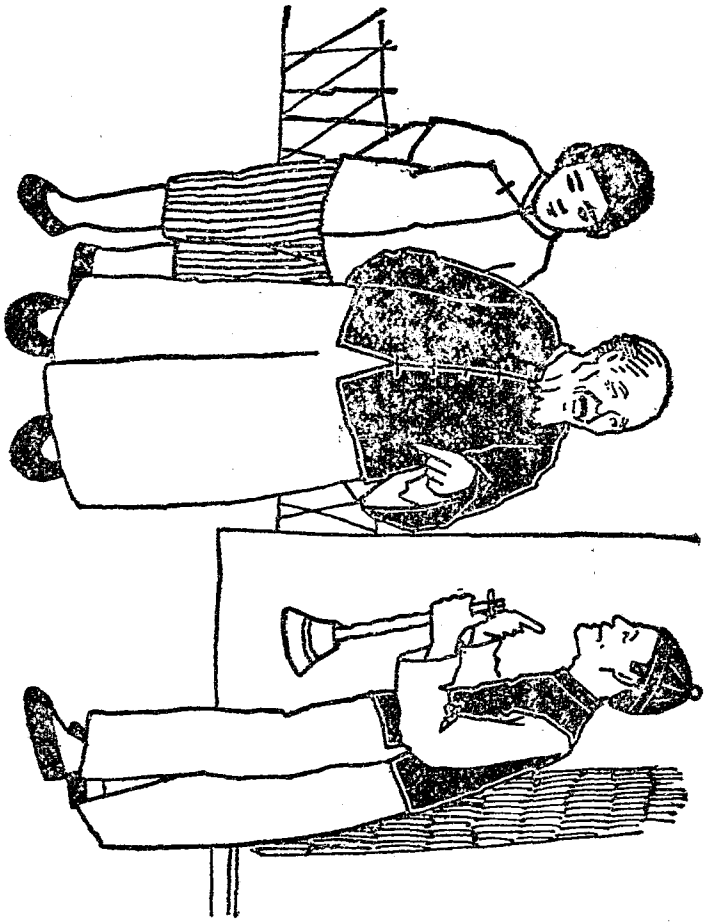
這樣好聽的喇叭！真是絕技！請坐請坐，假如你不嫌棄，就請你到我們這裏長久住下去。我們這莊稼人家沒有什麼吃，不過是些粗茶淡飯，住的地方亦沒有你們城裏舒服。

喇叭 老先生不必客氣。只要老先生不嫌棄我這點小玩

藝，我願永遠的侍奉老先生。

冬父 不敢當。不敢當。我真歡喜你吹！你確實是喇叭

專家。吹容易，吹得像你這樣婉轉動人，實在



不容易。我平常見到會吹的人很多，但是很少吹得像你這樣的好。

喇叭 承老先生過於誇獎！此後還要請老先生多多指教。

冬父 豈敢！豈敢！

冬姑 爸爸咱們開飯吃罷！

冬父 開飯開飯！

喇叭 這位是女公子麼？

冬父 對。這就是小女。冬姑，

先生罷？

▲冬姑向喇叭一鞠躬。

冬姑 先生的喇叭真吹得好。我真歡喜先生吹。

喇叭 假如小姐不嫌棄，此後我願長久對着小姐吹。

冬父 趕快開飯罷，冬姑！

冬姑 說話就得。飯是現成的。祇要加一兩樣小菜。

喇叭 用不着費心添菜。用不着麻煩！

冬姑 一點兒不麻煩！

冬父 我們鄉下地方實在添不出什麼菜來。

▲冬姑下。

冬父 先生餓了罷？我想一定餓了，吹了這麼一上午？

喇叭 倒不十分餓。我們吹慣了。

冬父 先生平均一天可以吹多少時候？

喇叭 我可以一天吹到晚。

冬父 用不着歇息？

喇叭 用不着。

冬父 真是好精神。真是會吹。對了，我真老糊塗了，

還忘記請教先生尊姓大名？

喇叭 我沒有姓名。因為我會吹，平常人家就叫我喇叭，

所以我亦就把『喇叭』當着我的名姓。

冬父 這倒很有趣，真是名符其實！

喇叭 老先生有幾位女公子？

冬父 就是一個女孩子。

喇叭 沒有少爺嗎？

冬父 沒有。我們內人早年去世，就只剩下這麼一個女孩子。

喇叭 女公子今年幾歲了？

冬父 今年已經二十歲了。

喇叭 還沒有配……配……配人家嗎？

冬父 沒有。我們從前本來是在城裏住家，後來因為嫌城裏不甚安靜，我們才搬到鄉下來住。在這鄉下閒住，倒較城裏舒暢。

喇叭 從前老先生一向在什麼地方發財？

冬父 是在教育部當點小差。

喇叭 現在府上就是父女二位嗎？

冬父 有三個人。除了我們父女，還有一個內侄寄住在

這兒。

喇叭 老先生這種家庭真是理想的家庭。我看女公子真

是活潑能幹，將來不知誰有……福……

▲冬姑上。

冬姑 爸爸，飯已預備好了，請這位喇叭先生進去用飯罷。

冬父 咱們進去吃飯罷！

喇叭 小姐費事了！

冬姑 一點兒不費事。真是請都請不到，像先生這樣貴

客。

喇叭 那裏話。小姐真是太客氣了。

冬父 請罷。怎麼沒見逢生？

冬姑 他到前面喂牛去了。您兩位先去吃着罷，我去叫他來。

▲冬父與喇叭下。冬姑正要下，逢生上。

冬姑 我正要去找你吃飯。你回了，正好。

逢生 姑父回了嗎？

冬姑 爸爸早回了，並且帶了一位客人來。

逢生 誰？

冬姑 你猜猜。

逢生 我十猜九中！

冬姑 你猜！

逢生 是不是那個吹喇叭的喇叭？

冬姑 怎麼你一猜就猜中了？

逢生 並且我還猜着有一人很歡喜他？

冬姑 這還要你猜？歡喜他的人多着呢！凡是聽過他的喇叭的，沒有不歡喜他的！我歡喜他，爸爸歡喜

他，我想你亦歡喜他，這村裏的人都歡喜他！

逢生 但是你特別歡喜他！

冬姑 也許。難道你不歡喜他麼，表哥？

逢生 我不歡喜他。

冬姑 你不歡喜他？你爲什麼不歡喜他？

逢生 我就是不歡喜他，沒有理由！

冬姑 難道你不歡喜他吹麼！

逢生 我最討厭他吹！

▲又是一陣喇叭聲。

冬姑 你聽！這個人真是好吹，連吃飯的時候都在吹。

你聽，吹得多麼好聽！咱們也進去吃飯罷？

逢生 我不吃，你去吃罷！

冬姑 我看你今天似乎有心事？

逢生 對。有心事。我很害怕！

冬姑 你怕什麼？

逢生 你猜猜？

冬姑 你怕今天下雨？

逢生 不怕。

冬姑 你不怕今天下雨太多，把咱們的稻子淹壞了麼？
逢生 這幾天並沒下雨，萬一今天下雨，也不至淹壞咱們的稻子。

冬姑 那麼你怕今天再刮風？

逢生 對。你猜中了！我的確怕今天再刮風。我怕這風吹得太厲害，把咱們的稻苗吹壞了！我還怕，妹妹，還怕那個吹喇叭的吹得太厲害，把妹妹的心從我的心裏吹到他的喇叭裏去了！

▲又是一陣喇叭聲。

逢生 你聽，他又吹起來了！我不能再忍了！我要進去了！我要進去砸掉他的喇叭！我要進去砸掉他的喇叭！

▲一面說着，一面怒氣沖沖的往裏撞去，幕落。

第二幕

景與第一幕同。時間與第一幕相離一月。這是一個很美麗的早晨。開幕時，逢生舉短刀向着

喇叭。

逢生 你離不離開這裏？

喇叭 我馬上就離開這裏！

逢生 好罷，你以為你有喇叭，會吹，你就可以欺侮人嗎？我有刀，你知道嗎？

喇叭 我知道！但是拿刀的不算好漢。假如你是好漢，

請你馬上拋棄你手上的刀！

逢生 好！我就不拿刀，看看我是不是好漢？

▲逢生將刀拋去，喇叭起立。

逢生 你走不走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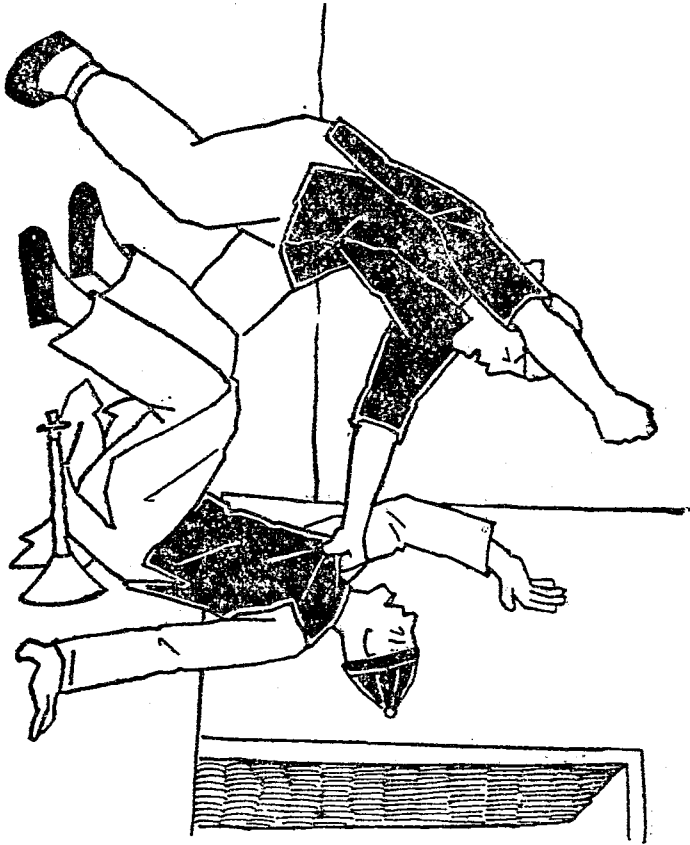
喇叭 我不走！

▲逢生擊了喇叭一拳。

逢生 你走不走

喇叭 我不走！

▲逢生又擊了喇叭一耳光。



逢生 你走不走？

喇叭 我還是不走！

▲逢生將喇叭扭在地下。

逢生 你走不走？

喇叭 我的爺爺，請你饒了我罷，我馬上就走！

逢生 你以為你會吹，你就可以把我的冬姑妹妹從我心裏吹到你心裏去嗎？哼！天下沒有這麼容易的事。倘若有這麼容易的事，人人都會去學了吹！

冬父 （在裏面）逢生！逢生！

逢生 限你馬上離開這裏，不然，小心你的性命！

▲冬姑上。

冬姑 我的喇叭哥哥，你幹嗎不進去吃早飯？表哥，爸爸在喊你，你趕快進去罷！

逢生 哼！

▲逢生下。

冬姑 喇叭哥哥，你今早爲什麼這樣不快樂？

喇叭 冬姑妹妹，我想你還是讓我離開這裏罷？我已經來了一個多月。在這過去的一個多月，一方面我

感到許多的快樂，因你和老伯都是這樣的愛我；可是另一方面，我亦感到無窮的痛苦，因為逢生的言詞舉動實在使我難堪！我看你還是讓我離開這裏罷？

冬姑

讓你離開這裏？這是那裏話？你想，到現在我怎捨得你離開我。我現在簡直不能離開你。我不能一天不聽你吹！只要你的喇叭一響，我的心就由自主的蕩漾起來，彷彿我的一切都爲你克服了！我的喇叭哥哥，來，請你吹起來，不要憂愁

不要再向我提及你要離開我的話。我希望你永遠不要離我！來，請你吹起來！

喇叭
我的冬姑妹妹，我很願意爲你吹一輩子。祇要你愛聽，我總愛吹。但是逢生的態度，我實在不能再容忍了！恐怕我再在這裏待下去，我的命亦要送在他手上。

冬姑
我的表哥我自有方法對付他，請你放心。我的父親近來亦不十分歡喜他。因爲他老人家亦是歡喜吹的。祇要你每天好好的吹給他老人家聽，將來

咱們倆……

喇叭 咱們倆？怎麼樣？

▲此時冬姑給了喇叭一個害羞的微笑。

冬姑 我這會很想聽你吹。你吹起來罷！

喇叭 我不能再吹了。我怕逢生要我的命！

冬姑 不要緊，他不敢把你怎樣！有我！有爸爸！

喇叭 你向我笑一笑，我就吹給你聽。我最歡喜看你笑！

▲冬姑作笑態。喇叭響矣。

冬姑 好聽！真好聽。再吹！

▲喇叭又是一陣

姑冬 再吹！

喇叭 我不敢吹了，我怕逢生來了要我釣命！

▲冬父上。

冬父 怎麼我一來，你就不吹了。來，吹起來，吹個最

好的給我聽聽。

冬姑 吹個給爸爸聽。

▲又是一陣喇叭。

冬父 好聽！確是好聽！比普通吹鼓手的確吹得好聽！

你真不愧爲喇叭專家！你這種吹法是誰家傳授給你的？

喇叭 我是家父傳授的，家父又是先祖傳授的。

冬父 如此說來，你們一家子都善於吹？

喇叭 對。我們全家都會吹。會吹不稀奇。但是要吹得圓轉，不費勁不吃力；要吹得人家不討厭！人家聽了還要聽。不善吹的人吹了頭一天，人家就不要聽第二次。我可以吹得人家百聽不厭。

冬父 對。你的吹確是百聽不厭。我現在簡直不能一天

不聽！

冬姑 我亦是如此。

喇叭 可是我現在不能不離開這裏！

冬父 你要離開我們？

喇叭 對！我在這裏不能再待了！

冬父 爲什麼？是我們待你不好麼？

喇叭 不。您和冬姑妹妹都待我很好，但是——

冬父 怎麼樣？

喇叭 我不能說。我不能告訴您。告訴了您，他就要我
的命！

冬父 呀？有這麼厲害？誰要你的命？

喇叭 總之，請您讓我馬上走！

▲逢生上。

逢生 你究竟走不走？

喇叭 我馬上就走！

冬父 你爲什麼要他走？

逢生 他是個流氓！他是個吹鼓手！

冬父 逢生！你今天瘋了嗎？

逢生 我沒有瘋！

冬父 你既沒瘋，你爲什麼胡說八道？

逢生 總之，不是他離開這裏，就是我離開這裏！

冬父 你要離開這裏？我把你培養成人了，對嗎？你可

以自己獨立謀生了，你就要離開這裏，對嗎？你

以爲我的幾畝田地現在都是靠你耕種，你就要離

開這裏，對嗎？好沒良心的東西！你知道你是怎

樣長大的？我在你身上費了多少心血！好罷，你

走罷！你難不倒我！你以為我們父女要靠你耕種
來養活嗎？

逢生 姑父，請你老人家不要生氣！我心裏實在有無窮
的痛苦，你老人家應該原諒我。我並不是這種忘
恩負義的人！

冬父 用不着多說！你要走，你請便罷！

▲冬父怒氣沖沖的下。

逢生 我實在不願離開他老人家 and 妹妹。妹妹，現在只
請你說一句了：假如你不要他走，我就走，總之，

他不走，我就走！

冬姑 最好你們倆都不要走！

逢生 這是辦不到的！

喇叭 對，這是辦不到的！

逢生 他不走，我就走！

冬姑 那麼還是……

逢生 怎麼樣，妹妹？

冬姑 既如此，那麼只好請你走！

逢生 那麼……

冬姑

喇叭哥哥，請你吹起來罷！咱們一塊兒吹進去！

—44—

▲喇叭吹着與冬姑同下。逢生歎了一聲氣，反覆徘徊於院前，最後聽到裏面的喇叭聲越吹越響亮，才下了決心背着鋤頭悽切的往田野裏走去，幕落。

第三幕

景與前幕同。三年後的一個晚秋的午後。落葉遍地，滿現着一片灰色的彫零氣象。開幕時，冬父躺在一張涼椅上似要睡去，冬姑拿了一件衣服輕巧的爲他盖上。喇叭形容憔悴，衣履破爛，站在一旁極力的鼓吹，不知怎的，雖然他現在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喇叭之聲，洪亮遠不如昔。冬姑亦是消瘦不堪。

冬姑

我的爺爺！你怎麼這樣沒有心肝？叫你不要吹，

你還要吹！難道你吹敗了我的家庭，趕走了我的表哥，你還不心足嗎？你還要吹死我的父親嗎？你還要吹死我嗎？

喇叭

太太！這是那裏話！我們結婚已經三年了！在這三年，我沒有一天不想使你快樂，使爸爸康健，使咱們家庭發達，所以我才整天整夜拚命的吹。那知我的喇叭都快吹破了，還是如此的結果！唉，我真恨不得馬上死去！

冬姑

要死去？！請趕早罷！後面繩子，刀，井，都是

現成的！

冬姑 可是我又不能死。我死了越法對你們父女不住！現在你們雖是窮了，可是還有我這個喇叭，有時也可以爲你們解解悶！

冬姑 解解悶？得了罷！我的表哥被你吹走了！我的田園被你吹荒了！我的牛羊豬狗被你吹死了！我的爸爸被你吹病了！我的心先頭被你吹花了，現在被你吹碎了！我整個的人都被你吹完了！

喇叭 我的太太！請你不要生氣！千怪萬怪，只怪我吹

得太利害，從此我要不吹了，我要腳踏實地的去
幹了！

冬姑 你要腳踏實地去幹了，請問除吹以外，你還會幹
什麼？連挑擔水都挑不起！假若你能挑擔水給我
看看我倒……

喇叭 假如我今天不能挑擔水給你看看，我就死到後面
井裏去！你瞧着罷！

喇叭挑着水桶下。冬姑歎了一聲氣。保兒
上。

冬姑 怎麼樣，保兒有消息麼？

保兒 還是沒有消息。十幾地方都問到了，沒有人知道

逢生的下落。

冬姑 莫非他出了什麼危險麼？怎麼四處尋不到他的踪跡？

保兒 也許。因為當他前年離開這裏的時候，他實在傷心得很，他曾對我說：『這個世界是吹的世界，我因為不會吹，所以我的姑丈和表妹都看不起，從此我要永遠的離開這個好吹的世界』。

冬姑 你以爲他尋死了麼？

保兒 不敢說。我只知道他臨走的時候非常傷心

冬姑 我想我的表哥不會去尋死，因爲他是很有志氣的。

保兒 惟願他沒有死。萬一他死了，真是可惜。他在我們鄉下可以說是全才人物，凡是關於耕種的事情，無一項他不會，無一項他不精！這種人才要是死了，真是可惜！他又不好多說話。整天整夜的苦幹，比誰都能吃苦。又得人歡喜，咱們這村

裏沒有一個人不愛他。

冬姑

我想他一定沒有死，我相信他不久就回來！我知道他很恨我，但是他決不會捨

（親！我

相信我的逢哥哥一定會回來！

▲冬父似夢非夢的坐起來。

冬父

逢生！你回來了麼？自從你走了我是怎樣的想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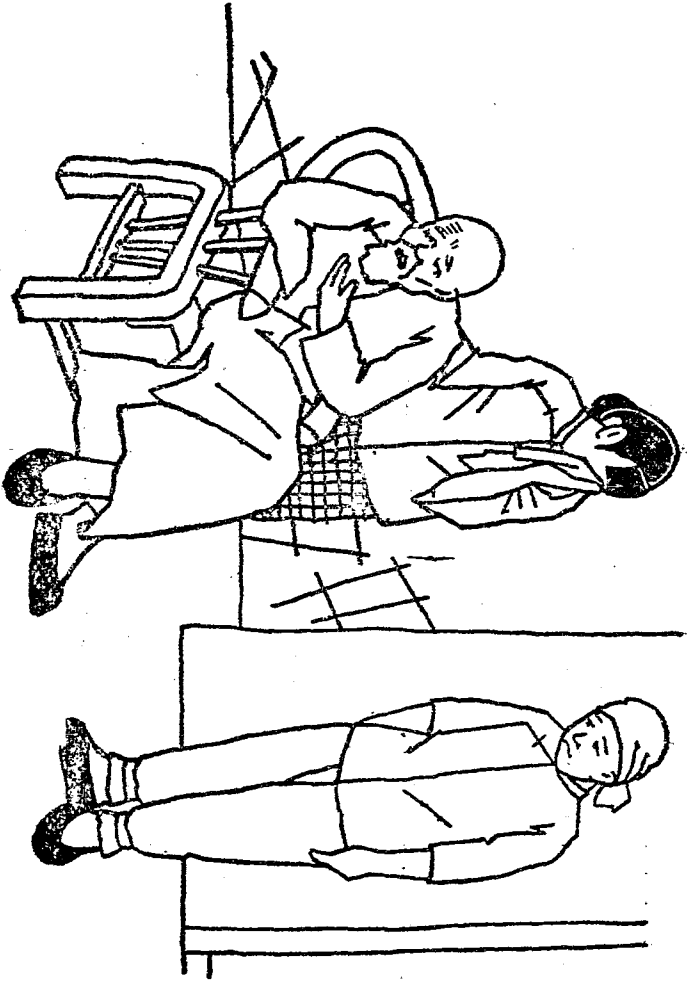
你呀！我現在悔了！請你原諒我當初趕你走的糊塗！我當初是被人騙了，你知道嗎？到現在我才明白過來。你沒有離開我們之前，我們的田園是

何等的豐滿，我們的亭院是何等的清潔，我們的牛羊是何等的肥胖，自從你走，唉，現在你瞧瞧這一片凋零氣象，這是何等的景象！現在你回來了，好極了，我們又可以重新興旺起來，我快樂極了，但是，逢生，你的姑丈老了，你的表妹……你的表妹被人……

▲此時冬父不覺流下淚來。

冬姑 爸爸！你啦不必傷心罷，我想表哥終會回來！

冬父 這不是逢生嗎？



冬姑 這是保兒！

冬父 我以爲是逢生！原來是保兒！保兒！我請你去找
逢生，你找到了他麼？

保兒 沒有！

冬父 怎麼沒有找到？

保兒 因爲他離開這裏三年了，附近沒有人知道他到那
裏去了！

冬父 倘若逢生再不回來，我這條老命是不會長久的！

保兒 請老伯不要傷心。我再想法托人上遠處去找。也

許他到外省去了。

冬父 我知道他不會回來！我太對他不住！

保兒 他決不會怪老伯。老伯是他的姑父。只要他能回來。

冬姑 我亦是這樣說：他回來不會怨恨爸爸，只會怨恨我。我知道，他是爲我才離開這裏！

冬父 不管他怎樣罷，只要我能再見他一面，我死了亦心願！

保兒 請老伯安心罷。我再去托人打聽他的下落。我去

了，看看有沒有新的消息。

冬姑 有了新的消息，請你馬上再來告訴我們。

保兒 一定。

▲保兒下。又是一陣喇叭聲。

冬父 你去叫他不要吹了罷！他一吹，我就感覺無窮的痛苦！他一吹，我就感到逢生所受的委屈！只要他喇叭一響，我的心就作湧，就要吐！

冬姑 我亦是這樣。只要他一吹，我的心就好像刀割一般！

喇叭愈吹愈近了，一直吹到台上了。此時冬父大

吐不止。

冬父 你快叫他不要吹了罷！你快叫他不要吹了罷！……

冬姑 那麼我扶爸爸進去躺下罷？

▲冬姑攙父下。喇叭還是繼續的吹着。冬姑拿着一根繩子，一把刀上。

冬姑 叫你不要吹！你偏要吹？

喇叭 我不能不吹！

冬姑 你不是要挑擔水來給我看嗎？水呢？

喇叭 我實在沒有這麼大的力量。

冬姑 你不是說過挑水不回，你就投井死嗎？你現在爲什麼還有臉來見我？

喇叭 因爲我不願死在井裏。

冬姑 那麼你願死在那裏？

喇叭 我願死在你的手裏！因爲你是我的知音，你是我的知己！

冬姑 好！你既願死在我的手裏，我這裏有刀，我這裏有繩子！



喇叭 在我未死以前，我要要求你聽我最後一次的吹！

冬姑 我不能接受你的要求！

喇叭 你倘能接受我最後的要求，我死也心願！

冬姑 繩子刀都在這兒，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！萬一不然，這裏還有水桶！

▲冬姑將繩子及刀拋在喇叭面前，急忙往裏去了。

喇叭將繩子拾起繫於樹上似要自縊，忽中止。繼將刀拿在手中欲自刎，又無勇氣。復鼓起勁來去挑水桶，又無力，最後還是將喇叭拿起來大

吹特吹，仍希望能將冬姑吹回頭，無奈終見不到冬姑的影跡，祇聽見冬父在裏面的大吐特吐，不得已，只好往對面村莊裏吹去，幕落。

(完)
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六
月
初
版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 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 再版

喇叭一册 定價每本大洋二分五釐

著作 熊佛西
校訂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學部

陳筑山 瞿菊農
熊佛西 熊子滌
趙水澄 謝剛主
堵述初

出版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臨時印刷者 攝華印書局
發行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

實 用 本 印 究
實 驗 本 印 究

